

赵敏求 译

中國的边疆

引言

第一次歐戰之後，美國歷史界形成了一個新的風氣，以「邊疆」爲歷史現象的典型，用「邊疆」現象去解釋整個歷史過程。第一位美國歷史家採用這種歷史的「邊疆觀」的是鄧勒，遠在第一次歐戰之前。但是這二十年來，歷史的「邊疆觀」差不多支配了整個的美國歷史界。近年來出版的美國歷史，都以在最初即行存在的「邊疆」影響，來解釋各州的發展。

所謂「邊疆」，是兩個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觸，因而產生相互的影響，造成許多行動及反動，形成特殊的勢力，並從其中發展出新的觀點來。美國最後的一個地理邊疆於一八九八年左右消滅，但是美國人民的邊疆心理至今仍然存在。

在某一種意義上，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深具邊疆心理的民族。每一個邊疆社會——兩個文化的接觸——必然有其力求本身發展，超越另一種文化的企圖，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由於這種現象的存在，就發生中國的邊疆問題——也就是本書作者所說的「次帝國主義」，雖然他所說的「帝國主義」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解釋，在應用這個名辭時他也具有若干成見。

賴德爾寫作這一本書，就是企圖以「邊疆觀」來解釋中國歷史。由於「邊疆」的存在，賴氏用邊疆現象作根據，以經濟社會的觀點，去解釋中國邊疆問題的歷史的形成。以經濟社會的觀點去解釋歷史，這原是近代史家的一種風氣，顯然受有「唯物史觀」的影響。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以經濟社會觀點去解釋歷史，遠勝於把歷史寫成英雄傳奇。但是事實上，歷史現象的形成，「人」的成分也占極重要

的地位。賴氏是屬於經濟社會學派的歷史家，忽視歷史的「人」的條件，在他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他在本書中卻有極重要的貢獻，最少對中國歷史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新解釋。例如他堅持一個史前原始中華民族的存在。其後因為環境不同，文化的發展因之發生差異，於是又因之而分別成「漢族」及「野蠻民族」。事實上，這許多「民族」仍然是整個的中華民族。這一點在今日特別重要，一般坐在亭子間或四合院中的朋友，看了幾本外國「作家」別有用心或者根據歐洲民族問題論而產生的偏見而寫的著作，高談中國民族主義者，都可以把賴氏所提出的「原始中華民族」問題，切實研究一下。如果不願意自囿於「大綱」或「教程」之中的話。

錢氏對灌溉精耕農業的重視，以及中國式城池——鄉村的細胞組織的解釋，給我們以研究中國文化的新標尺，他的意見是可以重視的。農業支配中國（我們至今還是農業國），水利支配農業。因之，必然地水利支配中國歷史的許多現象。

對於中國邊疆，賴氏也強調「邊疆社會」的重要——這是「邊疆觀」的最顯明的表現之一。由於兩種不相等文化的接觸和互相滲合，「邊疆」事實上成了一個過渡地帶。既不屬於嚴格的「漢族文化」，也不屬於嚴格的「野蠻民族文化」，而只是依當時情況之不同，徘徊於二者之間，忽而漢，忽而野蠻而已。看清了這一點，則對中國邊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確的認識。這種看法是顯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

對整個中國邊疆歷史的研究，我們自己作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據歷代官書，以漢族的觀點去研究。外國作家們又因對中國的了解不夠，每作偏論，賴氏此書雖不能稱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於其親

身經歷之廣（他是國際上有數的中國通，特別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極其豐富；處理的手法就整個而論，也相當適當，他在本書中極力地作客觀的討論，雖然由於其個人的人生觀的原因，有若干個人的見解。但是就大體說來，這是近代論中國邊疆問題的有數鉅著，值得我們詳加研究的。

譯者在翻譯本書時，力求保全賴氏的原意及風格。所遺憾的，只是賴氏引證了許多中國學者的言論，由於拼音的關係（賴氏用的是標準音，但是有若干字仍然難於分別），很難決定原名。譯者曾埋首於中央圖書館的參考書及舊雜誌中，也曾向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們請教過，但是有幾個名字仍只能以音譯。如果有錯誤，只好先此向那幾位學者及讀者道歉，並希指正。賴氏書中有許多疏註，除去一部分重要的，可以使我們根據它而作更深的研究，或者可以解釋本書內容者，完全詳譯外，其他單是「見某書某頁」的，就省略了去。一則由於篇幅的關係，二則因為有了比較重要的疏註，這些次要疏註的省略，當不致影響我們對中國邊疆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及對本書的了解。

——三十年五月譯者書於重慶——

原序

十年前我就準備寫這一本書，其後數年曾經開始初稿，其中多半包括在中國長城以外地帶旅行時所形成的意見，這一次的嘗試證明了我還得多用幾年時間來旅行、研究、閱讀。因之，現在所發表的這一本書是一個長時期努力的結果，只有說明寫這本書所根據的經驗纔能說明其寫作的經過。

我第一次到中國的內蒙邊疆是在一九二五年。和當地專作蒙古和新疆貿易的商人談話後，我決計向我當時服務的公司辭職，作亞洲內陸旅行。一年後，我和妻就開始這個旅行——一部分是分程的——從中國經過新疆到印度，由於我過去在中國的職業影響，我們當時所注意的只是商路與貿易。我們的行裝極簡，一大部分還是書。我們沿路翻閱，檢討斯坦因的流沙遺壘（Stein's Ruins of Desert Cathay），亨丁頓的亞洲的脈膊（Huntington's Pulse of Asia），賈魯瑟的神祕的蒙古（Caruthers's Unknown Mongolia），猶耳的馬可孛羅傳（Yule's Marco Polo），蕭的南疆游記（Shaw's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har），斯文赫定的外喜馬拉雅山（Hedin's Trans-Himalaya），以及其他的書籍，逐漸地對亞洲內陸的歷史、地理、及其各民族的生活發生興趣。我們發現，並且在比較各家著作後也證明這些問題的資料並不完全正確，專家們的意見也不一致，有待研究與發現的還多得很。

我們須要繼續研究，繼續學習，回到美國後，我們獲得了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協助，它先送我到哈佛大學的人類學系去研究八個月。然後在一九二九年，由於美國地理學會的合作——寫這本書的醞釀

起源於此——我們又到中國的東北去。在那兒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由在中國整個長城邊境——從東三省經過內蒙到新疆——的旅行中繼續學習。

研究中國邊疆的基礎是如此。可是，其中還有許多準備工作。第一是學中文，因為我雖然會說中國話，我卻不能自由閱讀，我所看的，有許多也不能完全了解。雖然我的腦筋中裝滿了民間故事與傳說，我卻不知道這些充滿着歷史的中國人民的傳說究竟有沒有官書的根據。此外我還想學蒙文，因為直到那個時候為止，我們在蒙古的旅行是完全由中國的商人和士兵作伴的。

一九三〇年，我們從東三省到北平去，在那兒我們住了好幾年。最初是由哈佛燕京學社給我一個研究員的名額，其後有兩年則由格根海紀念基金支持。一九三〇年又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供給經費，作第一次純蒙古風的蒙古旅行，只有一個蒙古人帶路，所用的東西也完全是蒙古的。自此之後，這種旅行差不多每年有一次。

一九三三年我們又回到美國，在那一年的冬天，我被聘為太平洋雜誌的編輯，並且規定我可以用編輯雜誌以外的時間在太平洋協會國際祕書處的指導下，寫這一本書。在這兒，在協會總幹事卡德君（E. C. Carter）的指導下工作，我和妻過了六年快樂日子。這本書中從太平洋雜誌中引用章句之多，就可以證明我編輯與研究工作之協調。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冬季，協會允許我在倫敦學俄文，從此又獲得閱讀許多關於亞洲內陸的書籍的途徑。在這些年中，我們不但以一半的時間住在北平，而且時常地在華北和內蒙旅行。

最後，一九三七年終，在日本發動其征服中國的夢想後六個月，我們又回到美國。這本書的寫作

就在此時開始。頭半本在修改後又根據太平洋協會研究秘書荷蘭德君 (W. L. Holland) 的意見完全重寫，因之這本書也就成爲該會國際研究叢書之一。後半本的完成則在我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之後。這完全是由於包門 (Dr. Isaiah Bowman) 校長的盛情，給我以充分的時間，在到校第一年寫成。包門校長自一九二八年作美國地理學會會長時起，對我的工作，即不斷加以鼓勵和援助。

這一段的敘述可以解釋這本書的寫作經過及其本文與疏註的關係。有一部分是由於旅行中的見聞然後參考各家書籍而得的，有一部分則由於書籍的啓示使我在旅行中觀察更敏銳。關於亞洲內陸的著作有好幾種文字，完全都精通是不可能的事，其中有三種文字我在開始工作時並不會，不得不在工作中從事學習。因此，疏註中所提示的資料來源並不完全，其中還有許多根據我過去的作品。在這些年中，我的思想和意見在長成而變化，所以也應該在這本書中追溯到以前所有而現在改變的意見與主張。

我的朋友們對我的工作極幫忙，第一是我的妻，除去各種的協助外，她在我們繁重的工作中犧牲她的權益。家父大衛公 (David Latimore)——達特茅斯大學歷史教授，替我校閱並修正初稿及定稿，把他四十年研究中國文化及歷史的心得供給我，他是本書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批評者。

當我最初進入中亞邊疆，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史，以求了解游牧歷史的起源時，我更幸運地會見住在北平的畢沙甫 (C. W. Bishop) 先生，我時常向他請教關於亞洲的各項問題，並請他看過原稿，他嚴厲而不躁急的批評使我逐漸探鑽而進出於石器時代。

一九三六年和我一同在山西山地及陝西黃土層上旅行並互相爭辯的魏伏格 (K. A. Wittfogel) 也看

過原稿。當一個新問題，或是舊問題的新方面發生時，他提供許多意見和參考資料。並且他又許我利用他的中國經濟社會史稿中的材料。本書的疏註不能完全表現他和畢沙甫先生對我的協助。

克里爾(H. G. Creel)也讀過書中引用他的意見最多的幾章，但是他的協助並不限於此。當我在紀元前二千年的古史中找不着出路時，他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給我以南針。

冀兆鼎(Ch'ao-ting Chi)的中國歷史上所見的重要經濟區域一書，使我看到渠道灌溉多運河運輸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他自己的工作雖忙，卻還能幫我校正中文參考書，並且又給我以許多新的資料。中國青年的邊疆史專家馮家聲從前幫助我讀中文材料，也給我不少的資料。

美國地理學會的魏特博士(Dr. John K. Wright)和華德小姐(Miss Mabel H. Ward)在編輯上給本書的許多校正，書中地圖也是該會的繪圖師所畫。

把一切協助我的朋友全說出來，名單未免太長，但是有許多卻一定要提到。在中亞探險工作上，有偉大貢獻的巴萊特(R. LeM. Bassett)夫婦十年來不斷地給我和妻的工作以鼓勵、協助和批評，我最少也得提到我的兩位蒙古文教師，布格吉錫克(Bughegeik)和貢波札布(Gombolda)。此外還有許多師友——中國人、蒙古人、美國人和歐洲人。其中的一位，陪我作純蒙古風旅行的阿拉西(Arush)教我以作蒙古人的方法。早幾天我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和他留給我的一點紀念品。跟我在東三省和新疆旅行的李寶書(Li Pao-shu)不但是我和妻的忠實朋友，而且也是我父親和我的兒子的好朋友，此外還有兩位——蘇得奔(Georg Soderbom)和烏本(Torony Obes)——教我以任何書籍所不載的蒙古邊境的一切情況。

我和妻四年來的旅行和研究，都靠着許多獎學金和研究基金的支持。在這個工作快結束的時候，我又得到一個相似的經濟援助。在今年年初，格林納爾大學請我擔任羅森菲爾國際問題講座，年終，西北大學又請我擔任哈里斯講座，演講這本書的內容，這兩個講座使我能夠徹底整理這本書的內容，並且根據這個歷史的研究來檢討日本對華的戰爭及在自由強盛的中國中的美國權益。在這兩個講座中，我充分利用書中頭半部關於中國內地，蒙古、東三省和新疆的各章，以及最後的一章。其他各章，包括上古史的研究，也曾引用過。我謹乘此機會，將本書中所包括這兩個講座所請我討論的問題，獻給哈里斯及羅森菲爾講座的創辦及主持人。

歐溫·拉鐵摩爾 (Owen Latimore) 於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潘琪國際關係學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次

卷一 長城的歷史地理……………一

第一章 中國及其邊疆……………一

第二章 長城邊疆地域的構成……………一三

第三章 黃土區域與中國歷史的起源……………一六

第四章 蒙古草原與草原游牧社會的特徵……………三三

第五章 東北地方的農耕森林和草原……………六九

第六章 中亞細亞的沃洲及沙漠……………一〇〇

第七章 西藏高原……………一三七

第八章 過渡地區……………一五八

卷二 傳說時代與初期歷史時代……………一六八

第九章 漢族與野蠻民族的區別……………一六八

卷一 長城的歷史地理

第一章 中國及其邊疆

從太平洋到帕米爾高原，又從帕米爾高原南下，達到分隔中國與印度的高寒地帶，其中所包括的是東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是亞洲中部的邊疆，世界上最神秘的邊境。它在這一邊限制了中國的地理及歷史，正和那一邊受海洋的限制一樣。有的時期，中國的大陸邊界有很清晰的分界線。若干世紀來被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標誌的長城，就代表中國歷史的這種象徵。可是，在其他的時期，中國的大陸邊界並沒有像長城那樣清晰的界線，只有一些邊疆地帶，其南北的深度不同（在西藏是東西的闊度），沒有一定限度地伸到西伯利亞的原野及山林、中亞細亞的深處以及西藏的荒涼高原。

雖然在這一地區中發生過若干歷史上極重要的征戰與移民，但是一般說來，它只是一個阻塞地帶，斷時續地維持中國及中東、近東和歐洲的僅有的交通。雖然在中國的南海岸、印度洋、地中海、歐洲的大西洋岸、及北冰洋之間有世界最大的一片陸地，其東方和西方歷史的進步過程卻不一樣。直到我們今日的時代，產生一個新時代的可能性纔表現出來。現代歷史不再囿於中國或其他國家由於大陸或海洋造成的孤立。新興勢力對舊歷史的影響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疆域和它的邊疆地區都

清晰地表現出來。在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遠東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

歷史上的大陸及海洋時代

在相當範圍內，這種中國與其大陸邊疆及中國與其他各地關係的新現象，可以由世界史上交替的大陸及海洋時代來解釋。從上古直到四世紀前，形成中華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勢力，都發生於中國大陸上。中國歷史在極遠處活動的海洋勢力，在很早時期就存在，它們的重要性也不能輕視，但是這很明顯地是次要的。這個原則的真實性不但適用於其人民的移動，而且還適用於早期邦國的長成及經濟制度與社會機構之進化，造成號稱世界中心的中華帝國。

在歐洲的舊世界及近東與中東，歷史的大陸條件是有決定的地位的。在大西洋岸、紅海及印度洋，特別是地中海，其海洋活動比中國海岸上的活動為多，對其人民及文化的影響也較深，但是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人類社會中所發生的力量，其陸上的活動範圍比海上廣，雖然就是在陸地上也沒有一個能普遍適用的社會力量。

因之，哥倫布時代對歐洲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對非洲和美洲也是一樣。我們單說十六世紀之初帶來了海權的海洋時代，是繼大陸時代之後，使歐洲伸張到東方及西方這種說法是不夠的。這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有更深的意義：過去社會的步驟使它們達到較高的發展水準，這種發展的一個現象是其活動範圍與力量之增加，揭開歷史的新頁的是一個新的社會。新海權時代產生於西歐的理由，是與近代資

本主義的發生、開展、與勝利有連帶關係的，西歐的社會進步造成了封建時代所未知的新潛力，在達到這個階段時，它造成商業資本主義，其後又造成工業及金融資本主義的物質資源，都可以在西歐本身的地理環境中取得。

這些社會的新勢力立刻就與海權的發展發生關係——一部分只因為它們發生根源的舊社會機構擁有舊陸權時代的既得權益。這種現象和英國由海權而產生的



第一圖 中國內地及其鄰近區域初期發展路線

政治勢力，掩蔽了新海權與新商業、工業及金融權益無關的事業。就政治觀點說，這種新的權益以對陸上交通的控制為基礎和以海上交通為基礎，其功效是一樣的。它們到處一樣，產生的時期較早和資源的累積使西歐形成這個新時代的中心，並且把英國造成其重心，直到二十世紀，北美已經成熟，素來拖在後面的南美、非洲、俄國和亞洲也在迅速發展，它們先代西歐為中心，然後乾脆打倒它，形成一個更廣泛的世界平衡。

陸權和海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把這個理論運用到中國歷史上來並不是難事，西方勢力確切對中國發生影響是在哥倫布時代的初期。直到那個時代為止，中國的「外務」多半只限於其長城邊境，海外的「外務」並不重要。直到最後的一個漢族王朝——明代（一二六八——一六四三）時，天主教的神父和葡萄牙及其他的外國商人纔開始進入中國。歐洲的火炮和炮術流入中國後，也曾短期地阻止滿族的侵入。海上勢力從此向陸上勢力爭取對中國的控制權，它並沒有完全成功，但是歐洲商業已經比十三世紀馬可孛羅被認為說謊家，和柏哥洛蒂（Pegolotti）在十四世紀計畫中亞商路及其貿易種類時重要得多。

十七世紀滿族征服中國是長城邊疆上起伏不定，自上古以來即對中國歷史發生決定作用的潮流的最後一次湧騰。到了十九世紀，從海上衝進中國的勢力已不可抗拒，過去滿、蒙、回各族用為根據地的長城線以外的勢力，似已消沈。在長城外面大陸中的帝俄勢力，在初期的波動——征服一個毫無生氣的中亞細亞，在外蒙建立一個不十分積極的權盡，在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獲取渺無人煙的俄屬

遠東州，和在東三省慘敗後，也告消滅。就一般而論，西歐及美洲的主要海權國家在遠東照它們自己的意思建立其勢力。這個時期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中達到它的最高峯，同時也終於崩潰，英、美、日三國在一個不很容易的海軍均勢中，各不相下。並且在歐美及日本的腳下來了一個地震，蘇聯從帝俄的廢墟中復興起來，由於這一個變化，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間一片大陸的重心，就從萊因河邊移到烏拉山麓。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毫無憐恤地企圖在多瑙河上發展，阻止這個轉移的永久化，英國的政策，在怕義大利和日本危害其海上霸權和遠東權益及不願讓德國取得歐洲均勢的控制權之間動搖不定。但是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歐洲和亞洲間新的勢力分配乃逐漸完成。

日本侵略東三省及征服中國的企圖在某種意義上表現了海上勢力與陸上勢力的直接衝突。沒有疑義地，那是一個使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受海上勢力支配的企圖。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中沒有發生的衝突，由長城邊境和亞洲內陸來控制中國與由海上控制中國的衝突，今日已經爆發。這件事，海約翰的朋友亨利亞當斯所謂可以阻止帝俄活動，保護海上對中國交通的門戶開放政策，應該負相當的責任。

中國文化的西方化

但是，這種陸權和海權的意念最多只能分析權力政治，歷史的真正根源還需要深入。哥倫布的新時代已嫌陳舊，一個更新的時代正在開始。這種新時代是由以前的時代演化而成，而非由其一面或獨立生出來的。它們一半是摧毀，一半也是改造其所要代替的時代。它們一定得打倒舊的既得權益，以

建立新的權益。哥倫布時代的特徵並不完全是海洋的；它一起始就取得海洋形式是由於對原有以大陸勢力的分配及機構為基礎的特權的反動，同樣地，我們今日這個新時代之取得大陸形式，也是對由十九世紀依賴海權建立的帝國承襲而來的特權的反動。不過這裏最基本的條件不單是政治，而是這個新時代一切複雜潛力的合作。使政治條件勉強孤立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的最近的將來的內容，將不限於蘇聯共產主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地理發展的鬭爭，事實上最重要的還是中國古老文化的西方化。這種工作對一個能向蘇聯革命經驗取益的中國，是日本的侵略辦法，還是歐美的放款政策比較有效呢？此外，我們還得問中國古代文化有多少將被破壞？在這個古代的基礎上建立的近代機構有多少穩固？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得檢討這個整個歷史的地理，決定各個區域的差異。在這些區域中，原始社會對地理環境的關係也須加以考慮，以認識各個區域中交互的社會及政治發展的過程的分別。由此，纔能對中國及其長城邊疆歷史的各種勢力的演進，作正確的估價。

土地與人口

要估計中國長城以內及東北、蒙古、新疆等邊境的面積與人口的地理分配，立刻就可以感覺數字之不真確與不完全，可是我們可以從下表作一個比較的研究：

	面積(單位平方英里)	人口
中國長城內各地	一、五三二、七九五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遼吉黑三省	三四八、〇三八	二九、〇二五、〇四九